古蹟志

人與代驅地隨時變黃圖決簿徙墟荒誕西河以西
陳迹烟蔓疑似舊聞待茲條辨述古蹟志第八

地理家書於古蹟最多附會其有沿誤已久容易辨正者
亦往往雷同而不能辨如大荔朝邑之沙苑應是三代以
上雍州之浸也

禹貢又東過漆沮孔傳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正義洛水一
名漆沮

詩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之浸也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浸可以爲陂灌溉者

水經注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闕駰以爲漆
沮之水也

元和郡縣志沙苑一名沙阜後魏大統三年周太祖與
高歡戰於沙阜大破之其時太祖兵少隱伏於沙草之
中以奇勝之後於兵立之處人栽一樹以表其功今樹
往往猶存

太平寰宇記唐置沙苑監在馮翊朝邑兩縣界唐末廢

周顯德二年於沙苑內牧馬在州南二十里
大荔縣志沙苑在縣南洛渭之間亦曰沙海沙澤其中
坌起者曰沙阜東跨朝邑西至渭南南連華州廣八十
里袤三之二其沙隨風流徙不可耕樞自隋唐至宋作
牧地置監養馬天聖後陝西用兵假地爲營田未幾復
歸大觀元年以尚書省議給地牧馬罷監其畧曰沙苑
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
十餘萬而牧馬止得六千至元符間亡失者三千九百
且馬不調習中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
其磽瘠三分之二猶得良田六千頃五十緡以一頃募
一馬則人得此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
之意三年復置明初爲郭駙馬草地隆慶間有司議加
賦百姓控於朝得免近時居民交牧其中多樹果蔬佳
於他產

按禹貢之漆沮即詩小雅與周禮職方氏之洛水其
爲雍州浸者說文云涇川澤所仰以溉灌者也川流
或竭澤水本希藉浸水亭蓄者多可以灌注之揚州

之浸曰五湖可知浸爲亭蓄之名矣洛水至大荔縣西北始出山而就平地古道本正南行入渭渭水流濁勢勁壅遏洛水故洛水漲漫而爲浸經曰其浸渭洛是浸在洛渭交會之地也洛渭上游均在山峽中無成浸處至戰國時秦人塹洛水道東移於是舊成浸處漸爲沙海而兩漢之世尚無沙苑之名者是時水多沙少未成平陸故無聞焉久之水涸而成沙阜鄺道元當北魏時其注水經曰洛水東逕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今本水經注無洛水文泰以其地宜六畜置監豢養牛羊諸畜隋唐用以牧馬其爲水草豐美之地明矣如非宗周之浸焉得如許之沙哉

郃陽縣之莘國城乃文王后妃太姒之母家而非伊尹所耕之莘野

大雅纘女維莘毛傳莘太姒國

世本莘姓姒禹後

水經注河水逕郃陽城東故有莘邑爲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又曰纘女維莘此謂也

括地志古莘國城在河西縣二十里

讀史方輿紀要莘城在縣南二十里古莘國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郃陽縣志古有莘氏國即今之郃陽也唐堯時鯀娶有莘氏女而夏啓以莘封支子殷初伊尹耕於其野後爲周太姒所生國

四書釋地卞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太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遥遠矣

按方輿紀要郃陽縣志皆誤也古時名莘之地見于各書者皆不同處如大戴記帝繫篇云鯀娶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鯀妃有㜪氏女此唐虞以前之莘未知所在而郃陽舊志直以郃陽之莘當之非也列女傳云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又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㜪姒氏之女于太姒別之曰禹後姒氏于湯妃則但曰有㜪氏是湯妃非姒氏之莘太姒乃禹後之莘異地同名並非同姓之國而郃陽舊志直謂湯之所娶者亦即此地又非

也左傳名莘之地有五桓十六年傳云宣姜與朔構急子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在今山東莘縣境莊十年荊敗秦師于莘在今河南汝陽縣境莊三十年有神降于莘在今河南盧氏縣境僖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墟在今河南陳留縣境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以靡笄莘不注推之當在今山東歷城縣境不得以其同名而概以一地當之也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自是陳留之莘與郃陽無涉

洽陽合陽郃陽之相通假尤不可不疏通證明

郃陽縣志按水經注則洽似即郃陽故城南濛水但於洽之名義無涉且昔人專以洽名南濛水而其餘濛水俱無洽之名焉不可解矣況濛水未嘗絕流不得如詩傳所云今流已絕也洽陽記畧謂洽水在莘里村西同源而分流一出南澗一出北澗至村西合焉東逕河水橋又東逕子戛洞北東注于河流絕後明時復出灌田數百畝至　國朝康熙三十年崖崩壅之今餘流猶至橋下而田賦上上似與水經注異又謂水經南去二水各數里之二水即南澗北澗二水則於水經注文義有

碍又謂以灅水爲洽水者謬則又與水經注城南灅水
即洽水之說左矣然所謂分流合流者于洽名義爲得
許氏兄弟生長洽陽留心洽之源流頗久故并及之以
俟考　又按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正
義曰以監縣也通省志秦郡縣考內史縣邑五十六有
合陽邑是秦列天下爲郡縣時洽流尙未絕故以洽爲
合其義相通也郃陽之郃從邑始見于漢書地理志則
朱子詩傳所謂洽絕而去水加邑者當在秦漢之間矣
前乎此書者多作合陽不作郃陽後乎此書者皆作郃
陽不作洽陽故應郃曰在郃水之陽師古曰卽詩在洽
之陽也新志謂漢初洽未嘗絕便謂之郃陽竟呼洽水
爲郃水不但郃字從邑爲水名於古人制字之六義不
符且漢初洽未嘗絕之說何所據乎至謂說文洽只有
狎音霑也並無合音亦無水名之說不參考他書而獨
據說文偏矣又引長箋謂石經以郃作洽非是且謂唐
人誤以郃爲洽乃去邑加水未嘗有洽絕去水加邑爲
郃之說合按康熙字典洽字引集韻云音閤水名亦作
郃而于郃字音合又云詩大雅在郃之陽本作洽正字

通亦云邰陽之邰本作洽獨說文于大雅洽字作邰或亦偶有所本而新志專主之故其說多異于朱傳然皆朱傳所不據者無勞牽強也

按邰字始見於爾雅

釋詁啟邰盍翕仇偶匹會合也

其爲地名始見於漢書

地理志左馮翊邰陽注應劭曰在邰水之陽也

而史記則作合

魏世家文侯十七年築合陽

合本水名見于詩大雅亦作洽

大明在洽之陽毛傳洽水名

說文引詩作邰

邑部左馮翊邰陽縣从邑邰聲詩曰在邰之陽

水經注亦作邰而指爲城南之濮水

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邰陽即此城也故

水經注洞水又逕邰陽城東周威烈王之十七年

有莘邑矣爲太姒之國詩云在邰之陽在渭之

涘又曰繼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濮

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遶其城內東入于
河又于城內側中有濮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
內又有濮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廟
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卽邰水也縣取名焉故
應邰曰在邰水之陽也
朱子不知何據謂洽流已絕而後去水加邑
詩傳洽水在今同州邰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加
邑
撰邰陽志者遂專据朱子之說設爲數難以分別邰

字洽字之義要於字義水名皆無當也茲故詳辨而
折衷之
釋邰一
邰字見於爾雅是周代舊有此字非秦漢時新制之
字也爾雅以邰斜翕盡同詁爲合是合陽之作邰陽
乃同聲同義通假之字卽作斜陽盡陽翕陽皆無不
可並非作合陽一義作邰陽又一義也邰字于說文
雖在邑部而其聲從合合字生從亼又生爲佮人部
佮字解云合也从人合聲毛詩則通作洽如洽比其

隣民之洽矣以洽百禮鄭箋皆云洽合也其實論經文之意則洽比民洽禮均應作佮其作洽者通假之例猶洽之作郃也說文引詩曰在郃之陽唐石經作在洽之陽二字原是一字若以郃洽佮之本字而論仍只一合字而已說文水部洽字解云霑也从水合聲此因合字加水旁而別作一義雖不言水名而亦可作水名用用有水旁之洽字爲水名其義一也六書通假之例固如此也段氏說文解字注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水旁許氏詩作郃者後人所改其說恐未然三字既相通則不拘作何字皆可合字從亼字得聲亼讀若集合讀若協亦近亼詩民之洽矣左傳引作民之協矣是協乃合字之本音廣韻亼字在二十六緝其二十七合則作虞閣切二十九洽則作侯狹切皆後世之變音也因其聲之變而遂疑其義之殊至謂說文爲不可據而專主朱子詩傳之誤說由於不通古訓也

釋郃二

郃之爲水名明矣其所以名郃之故經傳未之詳後世不可得而究也穿鑿附會以究之於是謂說文引

詩不應作郃於是謂洽流既絕去水加邑於是謂水
經注單指一灤不涉洽義於是謂洽字音閻郃字音
合於是別造一洽水謂同源分流既流復合蓋皆從
合字之義嚮壁虛造而不思天下合流之水不可勝
數何以他水之互入者不名郃獨此水名郃水名郃
必當合流耶山川之名多無義可尋即加漘澭涇渭
孰得而究其命名之故使必就其字之偏旁而一一
解之不幾如坡爲土之皮滑爲水之骨耶水經注曰
城北有灤東入河城內側中有灤東注河城南又有
灤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東流注于河明明三灤而
獨指城南一灤爲古之郃水不以郃水之名被諸城
內城北之二灤豈善長不解洽字郃字之義不慮後
人之疑其非合流耶水經注爲地理家專門之書所
見古圖經甚夥非後世方志之杜撰者比圖經所傳
必郃水之名專屬城南一灤而後善長能切指之是
洽郃之字義雖爲合而水之取名並不關乎其流之
合不合也縱使以合流爲義亦必成周之初三灤皆
會于城南當時有郃之名詩人因有郃陽之詠後世

川渠狀改分流入河而城南一瀆舊名尙沿酈氏據
北魏時水道各指其實而述之其古時合流之跡久
已不可復尋也況乎以三千年以後之水道疑三千
年以上之水名吾知其說愈多而支離愈甚矣

釋郤三

夫欲就郤水之名以求名郤之義則惟有就瀆水求
之瀆之名見于爾雅與肥水連文釋水曰歸異出同
流肥瀆大出尾下瀆與肥一聲之轉而分言之者肥
言其源流之分合瀆言其出口之沸湧也泉無論正

出仄出獨出眾出其噴口不大而有異出同流之形
則皆以肥名之若底源潛通噴口甚大則不論其歸
流之同異而但據其所出之形名之曰瀆肥而不瀆
者謂之肥瀆而兼肥者亦謂之瀆如河南輝縣之百
泉卽衛詩所詠之肥泉也眾泉分出下流會爲一水
合于爾雅之所謂異出同流者特非尾下大出故名
爲肥不名爲瀆江南合肥縣之肥水出于良餘山東
流注江其分出之施水北流注淮而施水又分枝津
東流與肥水合因名其地爲合肥此出同歸異又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同流合于爾雅之文而泉非大出故亦名爲肥不
名爲瀵列子湯問篇曰壺領山頂有口狀若員環有
水涌出名曰神瀵一源分爲四夫一源分四是出同
歸異應于爾雅之所謂肥者矣然據其大出尾下之
形則但謂之瀵不謂之肥其實瀵亦肥也以大出尾
下爲主故畧其出同歸異也爾雅先言歸異出同流
肥即接之曰瀵大出尾下分爲二實合爲一故水經
注引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夫呂忱所見之
爾雅豈有別本乃以異出同流之文標爲爾雅之言
瀵不標爲爾雅之言肥蓋瀵與肥一聲之轉所殊者
大出尾下耳大出謂瀵口甚大尾下謂底源甚深瀵
之異肥正在于此明乎此而後知郃水之名當于瀵
求之何也水經注所指名之郃水乃城南之瀵水也
舍城南之瀵水而求名郃之義不過即他水之互入
者而意度之雖言之成理然是爾雅之所謂肥非爾
雅之所謂瀵也夫瀵者水之潛行地下隨地脈溢而
上出者也西徼之星宿海歷下之趵突泉一爲河水
所溢一爲濟水所溢其泉或數泓或千百泓皆可以

灤名之其溢出之形即爾雅之所謂大出其潛行之源即爾雅之所謂尾下也惟其尾下故遠近各自潛通郭氏注爾雅曰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灤馮翊郃陽縣復有一灤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灤灤源皆潛相通水經注亦曰灤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涌大幾如輪深不可測俗謂之爲灤魁與郃陽縣灤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灤灤水皆潛相通水經注之說同于爾雅注之說所云隔黃河與河中渚上之灤三處皆河水所溢其灤雖在河東郃陽之灤在河西中在三處其源本是一河且河底之下地有隱絡三處皆潛相通者汾陰之灤在河東郃陽之灤魁亦之泉五爲呼吸名郃之故或取諸此河東之灤魁亦得名爲郃水也郭氏當晉代時指明郃陽之灤只有一處此一灤即水經注所指城南之郃水也酈氏當北魏時郃陽之灤增出城內城北二處此二灤乃東晉以後新出之泉故水經注獨指城南之一灤爲古郃水判之于城北城內之二灤外也讀史方輿紀要

據明代方志言邰陽之瀙共有五處是較水經注又增二瀙今代邰陽志只有二處是較方輿紀要又少三瀙瀙之隱見不常皆可名爲邰水而大雅之詩所詠在洽之陽者當周初時只有城南一瀙若有城北之瀙不得名邰陽矣邰陽者邰水之北也據其流之分似近於肥據其出之大故稱爲瀙據其尾下而源合自應名爲邰邰水之名取于潛源不取于顯流故曰當于瀙求之也

韓城之韓非左傳之韓原而爲大雅之韓城儒者以經文

燕師梁山而疑之者不爲實據

詩溥彼韓城鄭箋在馮翊夏陽

博物志夏陽西南有韓原韓武子采邑

括地志韓城古韓國

元和志縣古韓國春秋秦晉戰于韓原卽此地

寰宇記韓城韓武子食采于韓原亦秦晉戰于此

路史同之韓城南十八里有故韓城韓原也

文獻通考秦晉戰于韓原卽此地

春秋地理考實魯僖公十年傳倣于韓杜注晉地彙纂

引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今屬陝西
西安府地名韓原今按韓城縣今屬陝西同州府地在
河西本秦漢之夏陽縣地隋始析置韓城縣以古韓國
爲名然十五年秦晉戰韓原獲晉侯非此也秦敗晉于
韓原其地當在河東故傳云涉河侯車敗注謂秦伯子
軍涉河則晉侯車敗又晉侯曰寇深矣則韓原不在河
西姓氏書韓蓋庶子厲王世失國宣王中興復之平王
時晉滅韓曲沃并晉韓萬爲戎御復采韓原則韓原者
韓萬之采邑蓋在山西平陽府河津萬泉之間韓氏後
滅鄭徙都河南而故采邑亦失其處杜以晉邑釋之不
言韓原在夏陽也彙纂引括地志誤且韓城地此時仍
屬秦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始入于晉又詩之韓侯亦
非國于韓城辯見二十四年

按此據傳文以定韓原之在河東所考極是諸地理
家書直以河西之韓城縣當古韓原者爲非

水經注聖水篇聖水又東南逕韓侯城東詩韓奕章曰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
元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狁所逼稍稍東

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

春秋地理考實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杜無注似以十年之韓十五年之韓原爲古韓國彼注云晉地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說詩韓奕者亦以爲韓國在此王肅則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考水經注云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侯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爲順天府之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與詩之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正相符使韓國在關中豈又魏書地形志亦云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方城今役燕師爲之築城又何能受追貊北國乎或又以梁山在韓城爲可據然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堰水支分東逕梁山南按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恒衛既從則燕地之山固其奠定者近韓城有梁山名偶同耳

拔此据經文以定韓爲近燕之國本王符王肅之說
又援魏書地形志水經注以爲佐證與經文一一脗
合通儒顧亭林戴東原解毛詩皆與之同似可爲定
說矣然以經文詳考之其說固似是而非一則爲燕
國之辨不明也周時之燕國有二曰燕曰北燕北燕
爲召公之後史記燕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
燕是也春秋書納北燕伯又高止奔北燕無單稱燕
字者其於燕字上必加一北字而不單稱燕正以別
於單稱燕字之國加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
此單稱燕也國語成周北有衛燕鮮虞亦單稱燕也
此韓奕詩燕師所完亦單稱燕也單稱燕之國在今
河南衛輝府封邱縣地與衛爲隣自周初至春秋之
世皆單稱之曰燕燕本黃帝之裔伯僑之後其封國
在周以前左傳正義引世本改武王封召公於薊名之爲北
燕特加北字以別之於近衛之燕厥後北燕強盛而
近衛之燕亦加南字見左傳隱五年杜注久之南燕滅而向之
所稱北燕者轉去北字而但稱燕國矣若西周之世
北燕國固未單稱燕也此宜辨者一也一則爲姞姓